#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

#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番禺何若瑤撰

宣公

卷第十五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按下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此所謂共國辭也

晉趙盾率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穀梁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之也其曰師何大之也地而後伐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按會謀而後伐之非疑詞左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則大之云者妄也以爲著美亦非也

公羊得之

晉人宋人伐鄭

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按楚獲解揚于北林故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左說是也會于斐林伐鄭乃以救宋穀梁非是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

耻辱及宋國疏宋鄭皆言率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

生得曰獲穀梁謂不與之辭非也辱身卽辱及國謂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者亦非也宋華元鄭公子歸生皆言率師據疏則哀二年鄭軒達率師下不言率師者以爲蒙上晉趙鞅率師之文亦非也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

公羊家以侵崇爲侵柳故以構怨非秦蓋曰師曰伐皆彊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取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左傳平國以禮不以辭穀梁秉義而爲利依經作訓最允傳注皆迂辭無取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此爲同國言之也婦人既嫁不踰竟

傳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

按周狗者周地所出之狗如齊有貝狗曰韓盧是也

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

不得絶也

魯人僖歸父之無後耳非謂大宗不當絶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

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

宣公篡弑之賊欲求援于齊故事齊不敢不盡禮以爲

近得正非也

秋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

亟也注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

諱不繫邾婁也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

哀元年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

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則未期不容不諱矣王子

虎之卒在文三年以會葬時數猶在三年之内君子恩
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況未期乎所以甚取根牟之惡也
或曰根牟小國内諱滅言取耳

卷第十六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者未
絕于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
也挍娶齊以後公如齊者四卿如齊者三穀梁說信矣
左傳以我服故歸田宣公即位以來並無失好于齊左
說非也此以爲實未之齊亦無据

齊崔氏出奔衛傳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然則尹氏何以舉族左傳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玉帛之使曾使于其國也不告以名焉知誰曾奉使而來者且曰守臣某則是告以名非僅告以族矣譏世卿得之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按不言朝聘尊內也異姓奔喪非禮不言奔喪諱也

傳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疏時王之禮

按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見周詩謂時王之禮也

注天子自稱曰朕

此直秦制耳前漢書高帝紀毋敢隱朕注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傳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

按沛焉訓有餘貌是也訓爲怒則非後漢書袁術傳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註沛然自恣縱貌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至於此

按上既云交易爲言不應復云積小語言呂覽離俗微

獨舜湯注微亦非也非至乎此言不至乎滅其國也

傳舟中之指可掬矣注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傳但言指隋舟中者多耳身隋邲水中其死與不則固不還及也注非是禮文亦無涉

傳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泌水夫也

成二年盟于袁婁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

然則佚當訓逃亡言使晉人得逃亡也

注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故奪不使與楚

成禮而序林父于上异起其事言及者大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師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

晉爲救鄭耳不書救鄭不成乎救也以爲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其說紆矣兩國兵爭謂不使與楚爲禮亦公羊之曲說也以舉水大莊王猶以河曲明兩國之曲所謂卮言無當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

僖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注

地以宋者起公觧宋圍爲此盟也按歸父此行旻楚之
疆趨而會之猶僖公盟宋之舉耳以爲欲觧宋圍則下
文宋及楚平傳明說平者在下注特未之察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大其平乎已也注已二大夫

穀梁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
人之存焉道之也則以歸父會楚子于宋也以觧宋圍
爲魯功與注同蓋何氏所本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潞何以稱
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
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酆舒有罪殺之可也滅潞何也名者失國也曰子無罪

也謂潞子躬足以亡非也爲臣所制而賢之亦非也日者深責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左氏會于斷道討貳也據左則討齊之貳與外楚之文異旨然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本所以徵會者爲楚非爲齊則外楚者固其始志與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傳還者何善辭也

按歸父如晉欲去三桓行父知其謀故公薨揚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曰使我是弒立之謀行父明明與之不待如齊納賂而後決之也怒其

欲去已而因以遂之罪罪之故經從無罪之文傳曰善

者注起時莫能然是也

成公

卷第十七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蓋晉敗之

据左傳劉康公邀戎伐之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則爲貿

戎所敗也而歸之晉猶凡伯爲戎所伐而歸之衛也然

楚邱衛地以爲衛尙有說以貿戎爲晉則二傳之誤也

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僖二十八年戰于城濮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

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宣

十二年戰于邲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今之稱名氏而不貶者嫌于大夫敵君故發明其義

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聘之穀梁作郤克行父兼有衛良夫曹公子首左傳則但以爲郤克事史記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則又與二傳異蓋傳聞之不同如此

傳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國君姪娣之子嫁于齊生頃公

左傳作蕭同叔子注同叔蕭君字其子齊君母按春秋

有蕭國無蕭同國不知何据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

春秋之義貶于此者不復見于彼以大夫而盟諸侯夷狄而主會數道其君侵伐不恤民命所謂一事具見其惡也左匱盟何以書公穀梁楚先亢而後卑故始名而終人亦非是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傳宣公之宮也

穀梁謂禰宮義同按僖公時西宮災穀梁以爲閔宮僖公繼體閔公其視閔宮當猶禰宮而西宮災無哭文則

以西宮爲閔宮非是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左傳秀逆女僑如越竟會之直是私行經無明文左不可從非交接夷故不月

梁山崩傳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敘遏河與此同敘伯尊以爲攘善與左傳請見不可互異二傳皆繫之晉此獨爲天下記異所見尤大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

左傳鄭與許訟不勝請成于晉注以爲約備彊楚若正以下六年有楚嬰齊伐鄭之文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公之宮也注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武宮當如武軍此以爲臧孫許者據前傳與郤克同聘于齊耳服虔謂季氏禱于武宮亦無據

取鄟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以鄟爲國與此異按六月邾婁子來朝晉又不討傳非是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未有言致女者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

穀梁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旣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與注有異

按齊侯使夷仲年來聘左氏以爲致夫人則此禮春秋時亦有行之者特魯不常行故傳曰未有言致女者耳

晉人執鄭伯

人之者何不以罪執也威不足以服楚而强鄭之我從不成以其爲伯討也曰鄭伯言以微者而執五等之君其罪晉至矣

楚公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曰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

僖四年蔡潰傳曰下叛上也穀梁則謂莒之潰由大夫

潰而之楚與注爲夷狄所潰合

齊人來媵傳三國來媵非禮也

王三媵諸侯再媵成十五年宋公固卒注不日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按莊十九年媵陳人之婦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故有右媵有左媵諸侯三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是也三媵則尊卑混淆故傳曰非禮

卷第十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上文言叔孫故此文去族省文也左傳以爲尊夫人非是婦有姑之詞胡傳有妾姑去氏嫡姑不去氏穀梁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夫
人也由上致之也不親迎者不親迎于館也解詁天子
逆后使公諸侯逆夫人使卿僑如以卿逆夫人禮也夫
人始至例月以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注月者婦人
危重從始至例疏獨行無制恐有失禮之患故曰危重
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屬是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
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不與子爲父孫
弟可以繼兄不可以後兄繼兄者兄終弟及也後兄者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以弟而後兄則是以弟而禰兄也

魯人惡仲而遣歸父徐傷歸父之無後而使嬰齊後之
當雜然之時不暇詳審而歸父之家已遣無如何而爲
之立後此人心之公也論者謂歸父奔齊於齊當爲別
子又謂嬰齊可爲仲後仲可立後何必遣歸父之家爲
此論者皆未嘗覈當日之情事也且弟無後兄之義注
已顯然則謂公羊臆說者謬也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
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仲有罪不得立後而後歸父故曰
由父疏之義與此同皆準事以立文未可輕爲擬議也
疏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
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諸春秋之
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

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

立之爲君者以弟而繼兄也作世子之子則以弟而後兄矣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

穀梁不言之急詞也斷在晉侯也執衛侯曰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立師也公羊謂歸之于者罪已定歸于者罪未定不如穀梁注爲篡喜時者從有罪之文明晉得爲伯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按穀梁卒例日葬例月月卒日葬非葬

而言葬故爲此論其實卒葬皆日其無日者偶脫耳夲

有定日葬遲速無定故日尤易遺忘據此因謂賢共姬

而志共公之葬則共公祇有三勝之失旣略其卒豈復

奪其葬乎且衛穆公卒月葬日又何說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

理其罪者晉也晉有力焉故以自晉爲文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

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義同言自近者始其說彌精矣

甲午晦傳晦者何冥也

公羊例不書晦故解晦爲冥按左傳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蓋天地晦冥晉人不覺故可晨壓其軍而陳以爲晦朔之晦非是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泓之戰宋公亦傷不言宋公敗績者師徒撓敗幾至亡國舉其重故以師敗爲文若謂王痍故書楚子不書師宋公因傷于泓遂卒不可謂不重所謂舉傷君爲重者亦謂傷君而師不至大損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至白會傳曷爲不恥公幼也

征犨取貨于僑如入其讒而訴公于晉侯曲不在公故曰不恥謂公幼殆非穀梁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晉主會責諸侯亦非是公非幼諸家辨之甚詳傳得之傳聞故未審耳

乙酉刺公子偃疏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還不刺鉏而刺偃偃必僑如之黨疏謂無罪日者非穀梁先刺後名殺無罪亦非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曰者二月庚申日上繫于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

三郤之殺欒書爲之胥童則欒書與中行偃殺之非公也史記閏月乙卯厲公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晉悼公元年正月庚申弑厲公胥童之殺先于弑厲公實先囚厲公而後殺胥童此亦情事之顯然可據者注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與史記略合

襄公

卷第十九

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奬叛臣不與封衛比以爲不與諸侯專封例猶失出穀梁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於義得之

鄭師伐宋

本與楚同納叛臣楚侵宋使公子壬支率師者楚主兵故師衆而將亦尊鄭從楚故師雖衆而將可卑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謀鄭故也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於是蔑請城虎牢而晉復徵會于齊下會于戚齊滕薛小邾之大夫畢會則

專爲城虎牢自此至九年並未伐鄭公羊以爲伐喪者
以城虎牢爲取虎牢耳齊喪不伐何獨于鄭喪而伐之
平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
下十年左傳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則虎牢非
鄭邑也蕭魚之會鄭始與相去尚十年穀梁若言中國
焉內鄭也皆不如左氏之確
傳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
殆即治注詁疑非是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
或爲治是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治反晉侯注曰叔武訟
治于晉文公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悶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抑逃者抑陳侯也

陳侯以子辛侵欲以國故背楚即晉及二慶通楚脅君乃懼而逃歸逃之者責舉動之輕可耳若謂諸侯莫有悶痛自疾之心則鄭之禍繇其臣下與諸侯無闗且悼公并未嘗汲汲然以力服鄭則謂刺中國之無義亦非也從左爲允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邱

穀梁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据左傳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則會者不獨魯之失正實晉之失正但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何以公不與會而使宿殆悼公新得諸侯又以連歲侵伐不欲重勞其君故各國皆使大夫往會公雖在晉朝禮已畢晉侯不欲重勞之耳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自因晉侯軫恤列侯故貶大夫以示尊若謂貶稱人以見失正之義則沙隨之會華元亦書雞澤之盟諸侯皆在諸侯之大夫因未嘗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縗衰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繆姜薨于東宮蓋以幽而死也是年八月薨公以十二月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居喪而行冠禮不惟親伐鄭而已或繆姜以幽死不以夫人禮喪之與

公至自會注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謀伐鄭耳不可以伐致故以會致滅國雖大惡然滅偪陽晉主兵無庸爲公諱也注非是

戍鄭虎牢注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

左傳二年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人未成而曰乃成乃者難辭言自此始得其成也十年戍鄭虎牢鄭人未平而曰鄭及晉平及者汲汲之辭言自此急欲平也十一年蕭魚之會經言伐鄭而傳曰鄭與會鄭未嘗與會蓋

受盟不啻其與會也服鄭全在虎牢之城諸侯戍之豈容舒緩注以爲刺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

范注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訛同盟者同鄭盟也

公至自伐鄭

徐疏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則此之伐以不得意致正以起下之會以得意致也七月之盟鄭同而復叛故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與會得之之辭也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鄭伯並未與會而曰與會者推經外之意也

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蕭魚之會叛盟者齊邾莒溴梁之會叛盟者邾衛諸侯之無信等耳悼公不執而平公執之非悼衰而平强也悼得鄭則伯業成故以包荒爲德晉平新卽位非立威則無以懾衆故耳

卷第二十

夏取詩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傳詩作邿小國魯因亂而取之若謂邾婁之邑則取邑于邾婁其見伐宜也何故溴梁之會晉以伐我執莒子復以伐我執邾婁子邪

冬城防

備齊也魯東接莒南接邾婁西北接齊數見侵伐故七年之間城城者四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注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高厚歌詩不類故使大夫盟之然高厚逃歸晉不問也三年之間齊五伐魯晉不聞出一師一旅以援之直至十八年冬始同圍齊蓋政皆在大夫悼公之業衰矣雞澤之盟注曰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然牡邱與雞澤皆曰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而已則大夫之勢益張注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任蓋自十三年會蕭魚而後十四年春會于向夏會伐秦冬會于戚皆委大夫至十五年悼公卒而大夫益熾傳所以云偏刺與

晉士匄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

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出者出竟也穀梁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此則爲未出竟者言之也

繁露精華篇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與此相發

明莊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鄄注先書地後書盟者明

出竟乃得專之此云以君命出則因爲出竟者言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䟽隨鄰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

危者危晉人之止公也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庶其以邑來奔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亦當坐受邑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治其罪者理其罪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按左傳二慶俱有罪但分首從則寅差減且及者尊卑文也役人

殺之而曰陳殺從國討之辭屈建從陳侯圍陳國本討之非假國討爲文也屈建從陳侯誅二慶反光光之歸楚有力焉故曰自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爲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于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

知晉人不納者正以良霄入于鄭無更入之文此云入于曲沃故知晉人不納也据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則欒盈之能入正以齊力不言自齊者齊隱助之非如良霄之

明自許入故但以復入爲辭入者內弗受也加之晉可
也曲沃與之何以從弗受之文曲沃君之曲沃也得罪
出奔竊入而據之雖得而不可居故從弗受以見其難
且著其罪

注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疏正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
入于曲沃故知從晉卿曲沃之時有罪明矣曲沃大夫受
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

按欒盈因齊以夜入曲沃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胥午非
卿也魏獻子在絳不在曲沃疏從晉卿曲沃不可曉
欒盈史記作欒逞据史記其入絳與魏氏謀亦無從晉
卿曲沃之文

卷第二十一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

据左傳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情事自確而注不從之者正以上云伐楚下云門于巢卒其間更無事巢無因射而殺之且下無報復之文經又若吳自死焉者故知其曲在吳而不在巢矣

注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内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疏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

辜者保辜按漢律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疏蓋言吳子之死其躬親射殺之者合依漢律科斷其君則坐絕坐貶而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今痤之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

枉殺世子例不書葬明當絕也若痤之罪微則罪不至死宋公當坐枉殺何得復存其葬疏與注似違矣

注剌鱄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以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

按史記曰時不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以小節見逐臣彊可知曰從君東西南北是從公在外未嘗事剽不得已與之約亦非背爲姦約也不信公之盟而信鱄之約以爲鱄能保獻公也是喜之死死于獻公實死于鱄也穀梁以爲鱄之去合乎春秋是也不奪獻公葬者甯喜弑君不得爲無罪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

按左傳以爲棄同即異譏晉之離德蓋晉以母故城杞非救災恤鄰之謂則以爲善之者非也凡城皆書重民

力也

吳子使札來聘

史記餘祭四年使季札聘于魯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据此則餘祭既卒而使之來聘者餘眛也史記季札之聘與餘祭之卒相去十有四年据此則餘祭之卒與季札之聘同在一年史記之錯誤如此

傳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

胡傳以爲札不稱公子貶其辭國而生亂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名之與札同未聞其有貶詞何獨至札而刻之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涏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末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据左傳殺無罪則失刑諸大夫擅殺則失正故曰罪在王穀梁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則以殺母弟罪之不思慕而殺弟尤失親親之誼視左穀爲嚴密矣

涏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左傳年夫弗知涏不從之者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居喪殺其母弟其惡尤大非小負可比不諱故知是年夫有罪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傳外夫人不書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

穀梁於卒曰賢伯姬於葬曰吾女也賢賢而親親異此曰隱曰賢同義左傳以爲女而不婦蓋共姬年已耆矣然以貞爲行古列女所難以賢錄爲允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再言入者鄭既納之許與鄭不睦其入也許助之故從有力之辭曰自許惡黨惡也猶楚之納魚石也入于鄭鄭納罪人當坐君不坐殺大夫者出奔復入非其大夫也公羊于欒盈曰曷爲不言殺其大夫也非其大夫也此不發傳以欒盈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

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趙武屈建之力此會無屈建叔弓敗莒師于濆泉在昭五年去此甫六年不得云無侵伐八年按宋之盟在二十有七年此八年間無侵伐或者文有脫簡耳左傳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最尤若謂卿不得憂諸侯難其作福則十四年會吳于向交會彊夷月以危之何不概予之貶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今此作楚宮亦是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

見者不復見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隨其重處一過見之其餘輕處不復見之甍之失正其重者也作之失正其輕者也於楚宮見甍之非正則于楚宮見作之非正者不必再見矣疏似未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者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君前臣名也不書葬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說在莊三十有二年

子般不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也子赤不名文公既葬也不日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

子般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

此書者正以常事不書耳與叔服同義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來會葬者僅見王朝之大夫及滕邾二國焉爾疏襄公不肖諸侯莫肯會內自責之辭

昭公

卷第二十二

三月取運傳運者河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据左傳則莒邑也在魯東乘莒弒君之亂伐而有之故從易辭以爲不聽者非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

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按景公旣卒鍼卽歸秦故三傳俱罪秦伯然鍼毋曰不去懼選景實未嘗選鍼也景未選而鍼乃懼者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則鍼亦不弟矣曰出奔罪奔者非獨罪奔之者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注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

齊公子鉏納之故從有力之辭

莒展出奔吳注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吳出也故奔吳踰年稱君不曰子者弒君之賊不成乎君也注謂爭篡當國非也

叔弓率師疆運田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

則曷爲率師而往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

莒有賊臣亂子自救不暇焉能害魯疆田而率師者因其亂而有之幸免晉討而不知悔過譏牟利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不殺于犯罪之時而殺于諸大夫與駟氏欲殺之日殺不以罪故稱公孫不去官外殺大夫例時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不奔天王之喪而奔寵妾之喪失禮甚矣不言晉辭之而曰至河乃復內詞也叔弓報聘于前季孫致襚于後

與晉未嘗有隙何緣不敢進聞晉欲執之亦依傳訓辭本無所據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似公之至河乃復實由季孫阻之亦臆度之辭据經無加録亦無危文可知

北燕伯款出奔齊

始則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繼則因諸大夫之殺其外嬖而奔齊以棄國自出爲文注所謂出奔當誅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弒君之賊而主會譏諸侯亦譏晉故曰病中國也不殊

淮夷以楚子主會是也謂其行義則非也執徐子伐吳

滅厲暴虐有之行義則未也

楚人執徐子

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此稱子當從伯討之文

但楚虔暴虐不得爲伯討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穀梁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依穀梁爲允

傳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

左謂封于朱方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穀梁封于鍾

離漢書地里志九江郡鍾離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及鍾

離此時鍾離尙屬楚吳安得封慶封史記從左而以爲

餘祭三年事

遂滅厲

左作賴遷賴于鄢是也國滅君死之遷其遺民而已遂者楚子

九月取鄫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

莒亂莒上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前此傳以爲滅者鄫取異姓以涖祭實則至此乃滅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先豹卒後舍中軍明非豹意季假復古之名分公室弱孟叔耳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爲戕于吳殺之稱國殺者仕于弑賊而不知退也

公如晉

晉已辭公至是復如晉者即位有朝盟主之禮不嫌上月常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曰來者直接內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今公如晉莒牟夷復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其來奔也有受其奔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于晉公幾不免月者危辭也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鬥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

左傳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按晉欲止公而叔弓復敗莒以激晉之怒成君之禍注所謂臣下專受叛臣之地而興兵戰鬥也

傳釋濆泉之義猶釋太原已耳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鬥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則與傳義遠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

楚圍篡立欲示威于諸侯始而執徐子繼而伐吳又繼而滅厲封豕長蛇荐肆其毒非義兵也吳越世相侵伐其助楚伐吳亦不可爲助義兵楚圍之暴晉且遜其鋒何有于淮夷縱使淮夷意進使經書淮人則淮非國名异非州名後世尚知其爲淮夷乎

夏季孫宿如晉

受叛臣地者宿也晉于其君則欲止之於其臣則享之有加籩盖晉臣如韓起輩皆爲之黨援故宿如晉不月無危辭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于齊

自昭元年以來齊與魯彼此並無侵伐何故忽言平注求其解而不得且拘于暨之文因有脅吳慕楚不汲汲于齊之說究失之誣若左傳謂暨齊平者燕則承上伐北燕之文然下叔孫舍又何爲而如齊莅盟乎且左謂暨齊平者齊求之暨者不得已之辭於經文亦復不協也

叔孫舍如齊莅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按穀梁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但以內外異文猶之但以彼我異文初無深義注于莅盟則曰春秋王魯故言莅以

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於來盟則曰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蓋皆迂爲之說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

按疏春秋之義大夫相殺稱人言其即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今變相殺之例言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儲君殺世子絕國之嗣故重舉國以爲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非是先書殺陳世子下書陳侯溺卒明陳侯之卒由世子之殺也所以著招之罪之重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齊人執單伯傳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殺世子者招也行人何罪執之已非殺彌暴矣故稱人以貶之無月日者執例時史記殺陳使者索隱謂卽司徒招誤

陳公子留出奔鄭

前書殺世子偃師此書公子留出奔則世子之殺凡以爲留也直書之而其事自見奔例時不蒙上月史記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伐陳陳君留奔鄭與經不同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曰大夫不去官曰公子親親之詞也曰人大夫相殺也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過實無罪大夫相殺例時故不別書日月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

楚莊先殺徵舒而後入陳志討賊也楚虔先滅陳而後放招殺瑗志得國也且殺世子以致君縊者招也瑗招黨也放招而殺瑗失刑也

葬陳哀公注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譺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舉重無以明

葬不舉陳葬者何國之君猶之言執言殺不舉陳則不

知爲陳之臣也閔陳之滅書葬以存之穀梁非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矣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部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

疏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而言也然則書會陳非會陳也

許遷于夷

据左傳夷即城父陳地楚滅陳而遷許于此以自遷爲文亦不與專封之意與小國遷例時故不別書日月

夏四月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會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者不與楚滅也

火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猶之會陳也

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注罪人招

也孔瑗弑君賊也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舉招爲

重

元年傳此共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

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以招爲

弑君可也以孔瑗爲弑君則左氏止有陳侯縊之文無

孔瑗弑君之文据傳殺人之賊亦不知何所本也且傳

曰葬人之君似哀公之葬由楚然左傳曰輿嬖袁克殺

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則是葬者陳之臣非

楚也傳謂棄人之君已誤若謂爰非弒君楚何以殺之
袁克葬君且將殺之招殺世子且猶放之失刑至此固
不可援以爲據也史記言招發兵圍守亦不及瑗且招
已立留則葬哀公應屬留或立甫月餘匆匆不暇及邪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則同姓無奔喪之禮蓋
當時但守文襄伯制耳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涯去冬日蓋昭公取吳孟子之
年故貶之

經未及娶吳事据後事而豫貶之疑非是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楚子虔何以

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會申會伐吳皆書蔡侯成其爲君也利其國誘而殺之懷惡焉耳實未嘗討不義傳曰討賊何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夫人薨而大蒐左以爲非禮蓋以罕書義猶疏矣下喪盟尙諱則左氏譏之是已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注歸氏

胡女襄公嫡夫人

据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注以爲襄公嫡夫人不知何据

疏云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然則汾隨之曾襄公始生而成公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也

按史記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

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稠非適嗣云云與左傳合初無齊歸爲適夫人之說疏謂爲世子時要之考史記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則謂爲世子時要者非也左襄九年傳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三年矣按沙隨之會在成十六年秋至十八年適三歲亦與史記合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

四月殺蔡侯即圍蔡圍者疆辭必欲得而後已至八閱月力屈勢窮然後就執楚故怒而虐之曰世子有父之

辭也與其不忘親也誅君之子不立非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難辭晉疑公貳于楚故辭公不言晉辭公者內辭也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滅赤狄滅賁渾戎其無義與楚等而貴伐同姓牟利無厭失親親之誼惡尤重故狄之以爲欲立威行霸晉久無諸侯之志矣

卷第二十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起諸侯欲討棄疾

同者同欲也疑魯貳于楚而曰同晉志也澶淵之會曰爲宋災故此不言爲而注曰欲討者正以下傳有將征棄疾之文耳

左傳齊不欲盟諸侯皆貳故盛陳兵甲上假王臣以臨之下復執魯使以示威若爲將征棄疾不必如此張皇公羊雖不可執左難之此等要當依左史遷學公羊其序列國亦從左爲多

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

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

疏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公羊家何有此說注又云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以七年三月公如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疑不得入晉故有是言考左傳直緣邾莒之愬耳然以取運取鄫取鄟罪魯魯無辭也徒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則是所重者共其貢賦而已且空言無實事故致廟仍從得意之辭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是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

從有國之詞則失地之君復歸例名謂當誅者非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

公子貫于先君八月莒子卒故曰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據左傳殺意恢者蒲餘侯茲夫也郊公奔齊則以不孝罪郊公者非也稱君以殺君殺也非君殺則曷爲曰君殺罪累上也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疏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

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

据注似以昭吳爲蔡侯廬矣如疏以昭吳爲大夫始封名言歸云者仍屬之廬則因不與專封而奪其國故大夫之奔亦不言出恐非注意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曰率師曰伐操之已蹙矣不大綏諸侯而數伐同姓錄以惡之

冬公如晉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然王者有來聘之文魯臣適外何

以言如不言聘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山戎傳其稱人何貶又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疏敵者言戰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然則此不言戰徐不敵齊可知不貶者不如桓之不仁也

夏公至自晉

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凡公出歸之時月者危公之久此不月者非用兵故不爲危錄之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國滅君死之不書殺其君者舉滅國爲重義與滅萊同

曰苟吳率師將尊師眾力沛然若有餘不滅不已也

六月邾婁人入郈

郈子曰無歸矣從其帑于邾則郈已滅矣宋公伐邾而復之故從得而不居之辭

傳曰許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聽止赦止皆鑿空之論斯代立不見于經且止奔晉斯代立宜也安得有惡文穀梁謂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最允然謂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則崑岡之火矣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此其言自何畔也

按自南里言宋國中地也自鄸不言曹食邑也穀梁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以夢爲會之食邑由食邑出奔紀實之詞傳非是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

穀梁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則南里卽國中之里故繫以宋下文翟僂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里可證以爲南鄙非是以爲刑人之地亦非是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惡背中國而與楚

左傳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何以朱反奔楚注惡之亦有見非故與左立異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定四年盟于浩油注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左傳鼓叛晉晉將伐之故辭公然何以不直書于册且文三年晉將伐楚救江公亦如晉未嘗辭也以爲不見荅是也

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穀梁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深痛之詞傳不及外也先治內之詞注如一家之亂非傳意

卷第二十四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此與鄭良霄陳于徵師同文者傳曰以事執是也武城取邾師邾愬于晉晉人來討故舍如晉而晉執之然取邾師魯罪也不假道邾罪也士鞅怒叔孫聽邾愬而執之故以無罪書

晉人圍郊傳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將卑師少不足稱勤王之師傳知郊爲周邑而未嘗目睹其事故疑爲伐天子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据傳主師者楚經不書疑脫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爲叔孫如晉有疾紀實之辭此云殺恥與上至河乃復一例

叔孫舍至自晉

文十三年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然則淫當絕如單伯者不省去氏非淫當絕如單伯者無不去氏也舍猶之隱如也叔孫字當衍

冬吳滅巢

左傳謂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不備而滅之史記則謂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怒家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卽鍾離居巢按巢不繫以楚當是楚之屬國耳直以爲楚都非是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史記九月戊戌伐季氏與左傳同此又雩謂逐季氏蓋傳聞之異注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似傳會之辭

傳君無多辱焉

經義述聞多讀爲祇祇適也言君無適辱焉似不辭如字爲允言無多此一辱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

公出居于運何由致會不過史臣直紀其事耳注因得意致會之文謂鄟陵之會公已得意于諸侯如齊果可恃乎亦稍迂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其言入何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王言入者起其難也

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傳其言入何篡辭也此云不嫌者正以彼之言入起其事此之言入起其難義各不同耳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與猶楚嬰齊

按二十四年三月晉使士景伯莅問周故六月又因子太叔之言始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及會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成人又曰明年將納王直至二十六年七月知躒趙鞅始率師納王至是又聽子朝遠颺晉之解怠可知經備列其渠率黨與所以罪晉也　左傳召伯逐朝

與經文異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則叔倪固欲納公者而傳不之及何也

冬十月運潰傳邪之也注明罪在公也

齊晉不納立皆由隱如之行賂孔顙達以爲運之潰實季氏導之注罪公似非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運潰無尺寸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

襄二十九年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運不書在乾侯書者閔公失國遠在晉地是以書之非常例

也猶襄公遠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卑之意也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二十七年會于扈謀戍周十三月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至是因王請城始會大夫于狄泉且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其心不在王室可知注菁之微詞也

定公

卷第二十五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

也汪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疏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卽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于外爲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之當絕矣按卽位必謁廟定于昭公喪至之後既殯然後卽位禮也若昭公喪至自六月而定公豫于正月卽位行謁廟之禮必無是事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則定之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若謂卽位在六月必書正月以正卽位嗣

君旣葬稱子緣國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亦踰年始稱公蓋不忘先君之義如注說汲汲卽位是無君也可乎

傳依經訓卽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並無定公當絶之文注以爲沒而不見者實故諱爲微辭殆非傳意

左傳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是前此從昭公在外正月亦無由卽位也

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疏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卽位禮是以卽位在正月之後

按下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卽位不迎而

事之則不得即位是得入不得入指定公之身疏非是

傳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疏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

因傳有微詞之文故無正月何氏別作訓詁至即位後並無異說又注據已稱元年是言經已書元年元年屬定公何以又云得入不得入未可知此是問經之書法不謂定公先改元也疏非是

注據已稱元年

定公六月即位是六月以前皆昭公之年今不于明年改元而于六月即改元是急于即位無君甚矣經書元

年不書正月并不書卽位所謂多微辭也

傳立煬宮非禮也注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隱如爲昭公出故禱于煬公遂立煬宮注祀無君與立武宮以示威不同不得援以爲比

冬十月隕霜殺菽注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

菽耐霜菽殺則無不殺矣詩九月肅霜九月霜始降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居然殺菽穀粱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其曰菽舉重也注非是

注菽者少類爲稼彊季氏象也

疏菽爲第三之稱菽雖第三爲稼最彊季氏雖幼弱于

叔孟故曰季氏之象然傳依經訓但曰記異不如注說

注是時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

史記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注不知何據釋文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左無明文注左者皆以定公為昭公弟然則注特與注左者異非與左氏異也

疏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

齊侍郎考證以為各本作與賈服異院宮保校勘記亦云復當服之誤按監本仍作服字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

邾婁甫葬其父而彊與其子盟自己亦未免喪責所以

惡爵也既葬伯子男例稱名邾婁子不名辭窮也注滿父子之恩殆交譏之辭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按執以歸者彊也以歸者易也書以歸者責不死位是也殺之則虐矣所以罪蔡也注非是

劉卷卒傳我主之也注卒者明王會者當有恩禮也

傳注据召陵之會以起恩錄是也穀梁以爲賢之又以爲天王崩爲諸侯王不知何本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古禮無文

雕弓彤弓見詩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見僖二十八

年左氏傳釋文旅音盧黑弓也荀子謂大夫黑弓與此小異音義謂嬰弓見司馬遷疏以分見諸書如荀子又微有異未見禮之全文故云古禮無文或譏其南莽非也

夏歸粟于蔡傳孰歸之諸侯歸之

左傳以爲會歸按經前無所承屬會爲允

卷第二十六

二月公侵鄭注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彊臣自謂季孫然是時受制于陽虎侵鄭亦虎使之欲以媚晉

傳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此春秋之制也疏謂非新王禮

不謂非古禮也

譏二名前無可考注以爲春秋之制正以古禮無文耳傳職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

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弑械成皆作俄桓二年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宣十年注据有俄道亦無異訓此傳獨作𥈅或因望見公斂處父之文遂謂注以望詁𥈅然則上文𥈅而鍰其板可云望而鍰其板乎

得寶玉大弓傳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

以爲微辭實得春秋之旨左穀梁皆非是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晉也善晉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

以下有及齊平之文故有此說外次不書與次于屈貉同義

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注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慕義來歸傳故紀實之辭夫子欲不受不知何据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率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强與俱出也

左傳辰曰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似辰彊仲佗石彄與俱出然經于辰無首惡之文則辰不當坐重左未可從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汪辰言及者汲汲當坐重

汪坐重是也穀梁未失其爲弟豈有據地叛君而可以爲弟者乎池左傳作地汪左者以爲宋公母弟据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之文然經但書公子不與辰一例依經爲允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汪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非出竟而致故以爲危録穀梁以爲邊于齊特緣下有

齊侯次于垂葭之文以爲齊侯伐魯取成故有邊齊之

說耳

晉趙陽出奔宋

疏左氏作衞趙陽趙陽北宮結皆公叔戌之黨戌奔故

其黨亦奔按上下文左似可從

哀公

卷第二十七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

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邾婁子以異姓而奔喪加禮于魯魯正當厚遇之乃伐

人之國取人之田數月之間恣行暴虐況居喪用師尤可深惡不諱者所以著三家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季孫斯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是也經明言三人取不言三人伐穀梁以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由故不盟顯與經違非是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率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

家異

隱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齊人輸范氏粟鄭軒達送之左傳望見鄭師衆太子懼則軒達之下有率師者是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

據左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則知殺公子駟者蔡侯藉以說于國人故從君殺大夫之辭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傳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然則輒之義而可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

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雖得正非義之高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按雋不疑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即據此傳注更引論語文者所謂隱括使就繩墨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

服氏季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

故鄅地近費魯取鄅沂之田故并城之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圖取邾

婁邑邾婁未曾加非于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不曰取而曰城謂諱之是也然邾婁之邑魯何爲而城之則諱而實不諱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諸姬之滅者眾矣以爲諱則不勝其諱宋强于魯謂力能救之而不救非也注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宋非邾婁比以獲邾婁例之亦非也據左傳史記皆以爲滅經書入不可解或曰宋入之而不絕其祀故孟子

時有曹交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据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是歸邾子者畏齊非悔過也諸侯失國例名非有罪曰悔過者微辭耳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

据左傳取二邑及歸二邑皆季姬之故然觀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是內緣季姬而邾隱公齊

甥也故以邾子爲詞耳曾歸邾婁子則取邑無詞故歸之善曾微辭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史記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按左傳哀八年悼公殺鮑牧史記非是

卷第二十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變文言孟子以爲諱可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蓋魯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君可逐世子可廢六月可改元踰月卽葬且欲溝君墓何有于夫人哉

注晉分爲六卿

史記晉定公十五年荀櫟韓不信魏侈伐范中行氏韓魏爲趙鞅謝赦鞅復位二十二年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時魯哀公六年也定立三十七年卒子出公立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是當日但有四卿六當四之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史記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與左同外傳則云吳公先歃血晉公次之此獨于書法情事兩得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

史記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索隱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史記言因狩而獲與左同此以爲因獲麟大之非也